

李明 高巧玲 撰

经义韵编

非外借



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
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(CHINA)

经义韵编

李明 高巧玲 撰



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
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(CHINA)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经义韵编 / 李明, 高巧玲撰. -- 北京: 社会科学
文献出版社, 2018. 11

ISBN 978 - 7 - 5201 - 3993 - 9

I. ①经… II. ①李… ②高… III. ①儒家 IV.
①B22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266832 号

经义韵编

撰 者 / 李 明 高巧玲

出 版 人 / 谢寿光

项目统筹 / 李建廷 宋月华

责任编辑 / 胡百涛 赵晶华

出 版 /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·人文分社 (010) 59367215

地址: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: 100029

网址: www.ssap.com.cn

发 行 / 市场营销中心 (010) 59367081 59367086

印 装 / 天津千鹤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
规 格 / 开 本: 787mm × 1092mm 1/16

印 张: 31.25 字 数: 509 千字

版 次 /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/ ISBN 978 - 7 - 5201 - 3993 - 9

定 价 / 198.00 元

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(010 - 59367028) 联系

目 录

题 解	001
《诗经》韵义	004
一 《国风》韵义	005
二 《小雅》韵义	047
三 《大雅》韵义	075
四 “三颂”韵义	090
《书经》韵义	103
一 《虞书》韵义	104
二 《夏书》韵义	107
三 《商书》韵义	109
四 《周书》韵义	116
“三礼”韵义	142
一 《周礼》韵义	142
二 《仪礼》韵义	145
三 《礼记》韵义	148
《易经》韵义	180
一 《上经》韵义	181
二 《下经》韵义	214

三	《易传》韵义	254
	《春秋》韵义	262
一	《春秋左氏传》韵义	263
二	《春秋公羊传》韵义	371
三	《春秋穀梁传》韵义	426
	《孝经》四书韵义	472
一	《孝经》韵义	472
二	《大学》韵义	475
三	《中庸》韵义	479
四	《论语》韵义	484
五	《孟子》韵义	488

题 解

中国人文学科的创新发展应该是内在的，是以对传统文化整体性内在继承为根基的，只有这样的创新才会因血脉贯通而深厚持久。“古为今用”这个提法是有前提的，这个前提就是承认古源今流内在一统。否弃这个前提而企图另立门户，岂惟徒劳无功，往往自他两害。传统儒道释三教文化以儒教文化为基础与主干，而儒教文化又以“五经四书”为义理本原，其中“十三经注疏”为历史公认的儒教经典义理正统。《经义韵编》作为儒教经典义理的基础性研究，以类似八字韵诗的表述形式，对以“十三经注疏”为代表的儒教经典义理进行内在整合，实即“十三经注疏”义理整合读书笔记。本书所用语言多以约定俗成的经典表述为主，旨在尽量展现原汁原味的传统文化价值思维，并初步引起当代国人的兴趣共鸣。因此，本书系半通俗的学术读物，亦可称之为“经学入门初阶”。当代学术分科治学、学教分离者多，整体把握、知行合一者少。有感于此，本书亦有愿焉。实望国人一编在手，儒经大义朗然于胸，而后自可深入经藏并优柔涵养、身体力行之。当前，愿意研读儒教经典的人多了起来，但往往因漫无统绪而泛滥无归。因此，本书对内在培育国人文化自信，并初步具备必要的国学学养而言，似还具有一些过渡性时代价值。只是限于笔者学养学力之浅薄，本书表述虽不至贻误初学，实亦尚为粗糙木讷。至于造化精微，当祈俟厚德君子。

儒教义理具有一体融通、内在互成的基本框架，以“民本君主，并列对举”为本位立场，以“人性本善，觉有先后”为信念前提，以“天君民合，三位一体”为基本架构，以“礼法习俗，纲常本位”为核心内容，以“明德亲民，止于至善”为价值取向，以“天人合一，中道共生”为思维模式，以“圣贤师长，人文君子”为担当主体，以“教化下移，夏以化夷”

为历史脉动，以“反本开新，内化外学”为时中创新。儒教义理框架要素的提出具有宽广厚实、至善至美的经典文本支撑，亦即以“五经四书”及其时中阐发为经典依据。“经”乃彝伦常道，本指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易》《春秋》之道。“书”乃通经之门户，实指《论》《孟》《学》《庸》之方。“时中阐发”是指，贤达儒者随时变易以从道，时中发明儒教经书义理内涵。

儒教“五经四书”经典具有“述而不作”时中阐发传统，大致经历了先秦奠定期、汉唐成型期、宋明内化期、明清转型期、近代以来融会期这五大时期的历史衍化进程。自汉武以来，正统儒者自觉顺应儒教内在发展脉动，先是将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易》《春秋》确立为“五经”，进而将注解阐释“五经”的其他记、传体儒典时中升格为“经”，最后合称“儒教十三经”，亦即《诗经》《尚书》《周礼》《仪礼》《礼记》《周易》《春秋左传》《春秋公羊传》《春秋穀梁传》《孝经》《尔雅》《论语》《孟子》，再加上从《礼记》中独立出来并成为“四书”内容的《大学》《中庸》，此即广义的“五经四书”。儒教“五经四书”经典学理体系的内在确立有一个漫长历程，最初由汉代“五经”奠基而次第延展，最终确立于南宋而巩固普及于明清。

具体言之，春秋时期即以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乐》《春秋》教学，战国时期则有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乐》《易》《春秋》六经之说。周衰而《乐》亡，汉武时期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，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易》《春秋》五经立于学官，东汉又增入《论语》《孝经》而为七经。汉代《孟子》虽为子学而实具解经功用，赵岐著《孟子章句》即为明证。唐代设三礼（《周礼》《仪礼》《礼记》）、三传（《左传》《公羊传》《穀梁传》），连同《诗》《书》《易》，遂有“九传”之称，亦立于学官并用以取士。唐文宗“开成石经”又补加汉代已列为经的《论语》《孝经》，并增加《尔雅》，遂成十二经。五代十国时期后蜀国主孟昶还以此为基础而刻十一经，移出《孝经》《尔雅》而增收《孟子》。唐宋以来，为对治佛道二教心性义理并内在确立儒教道统，儒教正统不断褒扬并提升《大学》《中庸》《孟子》地位，韩愈、李翱等发其端绪，至南宋朱子确立“四书”并为官方认可，《大学》《中庸》《孟子》始正式升格为经（元明清时期其地位更加稳固）。至此，“儒教十三经”亦即广义上的“五经四书”正式确立。至清代乾隆时期石刻十三经之后，阮元又合刻《十三经注疏》，“儒教十三经”之称正式形成，

其尊崇地位亦已深入人心。

可见，广义上的“五经四书”亦即“儒教十三经”的地位确立与独立升格是历史形成的，是中华民族自我反省、不断前行的郑重抉择，也是中华儒教发展史内在脉动的必然结果。“五经四书”对传统中国社会的主导作用可谓无处不在而无时不有，实际构成了塑造中华民族基本性格的最高精神宪法。

在广义“五经四书”中，儒教义理基本内涵有着互为涵摄而又各有侧重的诠释体现，因而分类梳理各经是必要的。就义理层面而言，本书将以大致押韵形式依次整合《诗经》《尚书》《周礼》《仪礼》《礼记》《周易》《春秋左氏传》《春秋公羊传》《春秋穀梁传》《孝经》《大学》《中庸》《论语》《孟子》中的微言大义，以期整体把握儒教经义基本精神。顺应各经个性而随圆就方，各经韵编体例大致遵循先列经后韵解的内在整合理路。《诗经》本身即多为四字韵诗，故而这里把经文部分整合为八字韵诗，补用字词用〔 〕标明，多为点明该诗义理，而删去的个别字词则不再标识，个别词句偶有合并调序。《尚书》文长故不录经文，只在每篇韵解前，先用几句韵文把该篇内容概括出来，其中词句多出该篇原文。《周礼》《仪礼》多涉礼仪制度，因而只对经文主体内容依次进行简要概述，《礼记》部分则分类概述经文主体内容。《周易》《春秋左氏传》经文简短且不适合韵诗表述，故而经文全录并置于韵解前，《春秋公羊传》《春秋穀梁传》则不再重复录用经文，其韵解部分与《春秋左氏传》类同的内容亦从略处理。《孝经》《大学》《中庸》文短，故简要理顺之。《论语》《孟子》文长，因而只是纲举目张地揭示各自内在理路，并用一条主线串述其核心内容而已。各经韵解大致遵循“述而不作”这一古训，旨在内在整合经、注、疏内容，有歧义处或择采或兼采，有时旁通他经加以补充印证，个别之处也偶有笔者个人的顺理发挥。本书撰写文本主要采用《十三经注疏》，《周易》部分兼取《周易程氏传》与《周易正义》优长，《四书》部分兼取《礼记正义》《论语注疏》《孟子注疏》与《四书章句集注》优长，旨在更大限度地揭示《周易》与《四书》义理。具体参考版本为《十三经注疏》（李学勤主编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），《周易程氏传》（程颐撰，王鹤鸣、殷子和整理，九州出版社2010年版），以及《四书章句集注》（朱熹撰，中华书局1983年版）。

《诗经》韵义

《诗经》是由孔子删定的西周初期至春秋中期四百年间诗歌总集，基本内容由《风》《雅》《颂》三部分构成，即十五《国风》、《小雅》《大雅》与《周颂》《鲁颂》《商颂》。《诗经》六义者，风雅颂与赋比兴。风者风教，乃圣贤治道之遗化，上以风化下，下以风刺上，主文而谲谏，言者无罪闻者足戒，各国之事风俗各异，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，随风设教名之为风，以《周南》为王者正风之始，以《召南》为诸侯正风之始，风化自近及远至获嘉瑞；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，则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，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，发乎情者民之性也，止乎礼义先王之泽，明得失之迹，伤人伦之废，哀刑政之苛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，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。雅者正教，乃周之正教可为后法，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，陈王政之所由废兴，天下之事齐正万方，政教施同名之为雅，政有小大雅分大小，大雅据盛隆推原天命以述祖美，小雅先其文所以治内，后其武所以治外，二雅逆顺之次，极圣贤之情著天道之助，风雅之诗缘政而作，政既不同诗亦异体。颂者成教，乃诵周政教盛德广以美之，以其成功告于神明。风雅颂三，同为政名而积渐有序，教化之道先讽动之，物情既悟化之齐正，风动之初名之曰风，齐正之后名之曰雅，风俗既齐德能容物，教化功成名之曰颂。赋者铺陈今之政教善恶，比者不斥今失比类婉讽，兴者见今之美取善喻劝。赋比兴是诗之所用，风雅颂是诗之成形，用彼三事成此三事。关于《诗经》主旨体例，孔子指出：“《诗》三百，一言以蔽之，曰：‘思无邪。’”孔颖达《毛诗正义》序指出：“夫《诗》者，论功颂德之歌，止僻防邪之训，虽无为而自发，乃有益于生灵。六情静于中，百物荡于外，情缘物动，物感情迁。若政遇醇和，则欢娱被于朝野，时当惨黷，亦怨刺形于咏歌。作之

者所以畅怀舒愤，闻之者足以塞违从正。发诸情性，谐于律吕，故曰‘感天地，动鬼神，莫近于《诗》’。此乃《诗》之为用，其利大矣。”郑玄《诗谱》序云：“《虞书》曰：‘诗言志，歌永言，声依永，律和声。’然则《诗》之道仿于此乎！有夏承之，篇章泯弃，靡有孑遗。迨及商王，不风不雅。何者？论功颂德所以将顺其美，刺过讥失所以匡救其恶，各于其党，则为法者彰显，为戒者著明。周自后稷播种百谷，黎民阻饥，兹时乃粒，自传于此名也。陶唐之末，中叶公刘亦世修其业，以明民共财。至于太王、王季，克堪顾天。文、武之德，光熙前绪，以集大命于厥身，遂为天下父母，使民有政有居。其时《诗》，风有《周南》《召南》，雅有《鹿鸣》《文王》之属。及成王，周公致太平，制礼作乐，而有颂声兴焉，盛之至也。本之由此风、雅而来，故皆录之，谓之《诗》之正经。后王稍更陵迟，懿王始受潏烹齐哀公，夷身失礼之后，邳不尊贤。自是而下，厉也幽也，政教尤衰，周室大坏，《十月之交》《民劳》《板》《荡》勃尔俱作，众国纷然，刺怨相寻。五霸之末，上无天子，下无方伯，善者谁赏？恶者谁罚？纪纲绝矣。故孔子录懿王、夷王时诗，讫于陈灵公淫乱之事，谓之变风变雅。以为勤民恤功，昭事上帝，则受颂声，弘福如彼。若违而弗用，则被劫杀，大祸如此。吉凶之所由，忧娱之萌渐，昭昭在斯，足作后王之鉴，于是止矣……欲知源流清浊之所处，则循其上下而省之。欲知风化芳臭气泽之所及，则傍行而观之，此《诗》之大纲也。”再就《诗经》源流沿革而言，大致为孔子删定以传子夏，子夏作序以授曾申，曾申再传李克、荀子，至鲁国毛亨训诂作传以授赵国毛萇，两晋南北朝刘焯、刘炫等义疏之，唐孔颖达等正义之。作为经学重镇，历代《诗经》学时中发明《诗经》大义，因历代因缘际遇而应时兴起，清版唐代《毛诗正义》即汉毛亨传、郑玄笺、唐孔颖达疏的内在整合。就儒教义理而言，《诗经》侧重表述了贤明通达君子主体、礼教纲常价值关怀、天人物象类比思维、上下互动民本观念等内容的内在统一。

一 《国风》韵义

周南

《关雎》：关关雎鸠在河之洲，窈窕淑女君子好逑。参差荇菜左右

流之，窈窕淑女寤寐求之。求之不得寤寐思服，悠哉悠哉辗转反侧。参差荇菜左右采之，窈窕淑女琴瑟友之。参差荇菜左右芼之，窈窕淑女钟鼓乐之。

《关雎》以歌后妃贤德。后妃悦乐君子之德，如琴瑟音宫商相应，性行和谐贞专化下，寤寐求贤供奉职事，忧在进贤不淫其色，乐得淑女以配君子，求之友之乐之安之，慎固幽深风化天下。庸人好贤志有懈倦，中道而废善心则伤，后妃确能寤寐思贤，反侧忧贤不得已，得贤友乐安和亲睦，未尝懈倦善道必全。夫妇之性人伦之重，夫妇有正父子有亲，父子有亲君臣有敬，君臣有敬朝廷有正，朝廷有正王化有成。风教之始以正夫妇，用之乡人用之邦国，正始之道王化之基，文王行化始于其妻，后妃有德兴助君子，可以成功至获嘉瑞，《关雎》王风系之周公。

《葛覃》：葛之覃兮施于中谷，维叶萋萋〔容色盛美〕。黄鸟于飞集于灌木，其鸣喈喈〔和声远闻〕。葛之覃兮施于中谷，维叶莫莫〔葛成可采〕。是刈是濩为絺为绌，〔性情贞专〕服之无斁。言告师氏言告言归，薄污我私薄浣我衣，害浣害否归宁父母。

《葛覃》以歌后妃之本。在父母家志在女功，躬俭节用尊重师教，妇德妇言妇容妇工，妇道适人自幼学习，祖庙未毁教成公宫，祖庙既毁教成宗室。后妃在家涵养淑性，出嫁无愆修而不改，女道外成以配君子，嫁不忘孝归安父母。后妃有本习与性成，安乐妇道化成天下。

《卷耳》：采采卷耳不盈顷筐，嗟我怀人寘彼周行。陟彼崔嵬我马虺隤，姑酌金罍以不永怀。陟彼高冈我马玄黄，姑酌兕觥以不永伤。陟彼朏矣我马瘠矣，我仆痡矣云何吁矣。

《卷耳》以歌后妃之志，躬率妇道辅佐君子，求贤德者审置官位，知臣勤劳深悯劝赏，唯恐君子不知其劳，内有进贤恤下之志，而无险诋私谒之心，朝夕思念至于忧勤。

《樛木》：南有樛木葛藟累之，乐只君子福禄绥之。南有樛木葛藟荒之，乐只君子福禄将之。南有樛木葛藟萦之，乐只君子福禄成之。

《樛木》以歌后妃逮下，和谐众妾无嫉妒心，恒以善言逮下安之，恩意下逮使得次序。众妾附事礼义俱盛，妃妾相与礼义和合，内和家治天下感化，乐其君子福禄所安。

《螽斯》：螽斯〔之〕羽诜诜〔众多〕，宜尔子孙振振〔仁厚〕。螽斯〔之〕羽薨薨〔齐飞〕，宜尔子孙绳绳〔戒慎〕。螽斯〔之〕羽揖揖〔会聚〕，宜尔子孙蛰蛰〔和集〕。

《螽斯》以歌后妃感报。凡物有欲无不妒忌，螽斯不然无所妒忌，受气生子诜诜众多，后妃宽容而不嫉妒，宜其子孙众多仁厚。

《桃夭》：桃之夭夭灼灼其华，之子于归宜其室家。桃之夭夭有蕢其实，之子于归宜其家室。桃之夭夭其叶蓁蓁，之子于归宜其家人。

《桃夭》以歌后妃感致，不妒忌故男女以正，婚姻以时国无鰥民，年时俱当有色有德。

《兔置》：肃肃兔置椳之丁丁，赳赳武夫公侯干城。肃肃兔置施于中逵，赳赳武夫公侯好仇。肃肃兔置施于中林，赳赳武夫公侯腹心。

《兔置》以歌后妃感化，《关雎》化行莫不好德，鄙贱之人犹能恭敬，威德折冲守国扞民，良谋制断匹耦君志，举微见著喻贤众多。

《采芣苢》：采采芣苢薄言采之，采采芣苢薄言有之。采采芣苢薄言掇之，采采芣苢薄言撝之。采采芣苢薄言捋之，采采芣苢薄言漚之。

《采芣苢》以歌后妃之美，政教和平妇乐有子，车前之子食之宜子，反复歌咏见美和平。

《汉广》：南有乔木不可休息，汉有游女不可求思。汉之广矣不可泳思，江之永矣不可方思。翘翘错薪言刈其楚，之子于归言秣其马。汉之广矣不可泳思，江之永矣不可方思。翘翘错薪言刈其萋，之子于归言秣其驹。汉之广矣不可泳思，江之永矣不可方思。

《汉广》以歌德广所及。纣时淫风遍于天下，文王之道被于南国，美化行乎江汉之域，贤女贞洁无可犯礼。翘楚高洁何敢刈取，贤女贞洁深愿敬之，乔木难休汉广难泳，犯礼而往求不可得，奸淫之事男唱女和，女不可求男息邪意。

《汝坟》：遵彼汝坟伐其条枚，未见君子惄如调饥。遵彼汝坟伐其条肄，既见君子不我遐弃。鲂鱼赪尾王室如毁，虽则如毁父母孔迯。

《汝坟》以歌道化流行。文王之化行乎汝滨，妇被王化厚事君子，能悯其夫勉之以正，君子贤者处勤劳职。仕纣乱世颜容憔悴，勉力从役无得逃避，父母甚近当自思念，免于得罪忧及父母。

《麟之趾》：麟之趾〔兮〕振振公子，于嗟麟兮〔君子信厚〕。麟之定〔兮〕振振公姓，于嗟麟兮〔君子亲睦〕。麟之角〔兮〕振振公族，于嗟麟兮〔君子至仁〕。

《麟之趾》者关雎之应，麟者瑞兽身牛尾马，足黄圆蹄角端有肉，麟角表德有武不用，音中钟吕行中规矩，王者至仁则时出之。《关雎》化行无犯非礼，后世虽衰犹存其化，君之宗族犹尚振振，衰世公子亦皆信厚，与礼相应有似于麟，反复嗟叹以深美之。

召南

《鹊巢》：维鹊有巢维鸠居之，之子于归百两御之。维鹊有巢维鸠方之，之子于归百两将之。维鹊有巢维鸠盈之，之子于归百两成之。

《鹊巢》以歌夫人之德。积行累功君致爵位，夫人起家居有成之，鸣鸠

之德均一有仪，德如鸛鵒方可配君。

《采蘋》：于以采蘋于沼于沚，于以用之公侯之事。于以采蘋于涧之中，于以用之公侯之宫。被之僮僮夙夜在公，被之祁祁薄言还归。

《采蘋》以歌夫人称职，神飨德信水草可荐，公侯夫人执蘋助祭，能奉祭祀不失本职，夙夜竦敬视祭祀事，祭毕释服威仪安舒。

《草蟲》：嘒嘒草蟲趯趯阜螽，未见君子忧心忡忡，亦既见止亦既覯之，〔可宁父母〕我心则降。陟彼南山言采其蕨，未见君子忧心惓惓，亦既见止亦既覯止，〔君子礼我〕我心则说。陟彼南山言采其薇，未见君子我心伤悲，亦既见止亦既覯之，〔终身有托〕我心则夷。

《草蟲》以歌大夫之妻，以礼自防随从君子，妇虽适人有归宗义，唯恐见弃貽父母忧，嫁前担忧不当君子，无宁父母其心忐忑，婚后欣慰君子礼己，可宁父母其心平定。

《采蘋》：于以采蘋南涧之滨，于以采藻于彼行潦。于以盛之维筐及筥，于以湘之维錡及釜。于以奠之宗室牖下，谁其尸之有齐季女。

《采蘋》以歌大夫之妻，能循法度承祖供祭。女子十岁不出听教，学习女事以供衣服，观于祭祀礼相助奠，教成之祭使成妇礼，十五而笄二十而嫁，既嫁循教以为法度，蘋者宾也藻者澡也，象妇行尚柔顺洁清。

《甘棠》：蔽芾甘棠勿翦勿伐，召伯所茇〔听断讼狱〕。蔽芾甘棠勿翦勿败，召伯所憩〔不烦百姓〕。蔽芾甘棠勿翦勿拜，召伯所说〔德化国人〕。

《甘棠》歌美召伯之功。召伯之教明于南国，恩爱结于南国民心，听男女讼不烦百姓，亲听断于小棠之下，国人被德悦其风化，因思其人遂敬其树。

《行露》：厌浥行露〔二月良时〕，岂不夙夜谓行多露。谓雀无角何穿我屋，谓女无家何速我狱。虽速我狱室家不足。谓鼠无牙何穿我墉，谓女无家何速我讼，虽速我讼亦不女从。

《行露》以歌召伯听讼，当殷末世周之盛德。衰乱俗微贞信教兴，行人惧露贞女畏礼，违礼污身惧而不为，强暴之男难侵贞女。

《羔羊》：羔羊之皮素丝五紵，退食自公委蛇委蛇。羔羊之革素丝五緇，委蛇委蛇自公退食。羔羊之缝素丝五总，委蛇委蛇退食自公。

《羔羊》以歌《鹊巢》功致。召南之国化文王政，在位俭直德如羔羊，《鹊巢》之君积行累功，在位大夫竞相切化，正直顺事委曲自得，布德施行动而有法，行服相称内外得宜。

《殷其雷》：殷其雷在南山之阳，何斯违斯莫敢或遑，振振君子归哉归哉。殷其雷在南山之侧，何斯违斯莫敢遑息，振振君子归哉归哉。殷其雷在南山之下，何斯违斯莫或遑处，振振君子归哉归哉。

《殷其雷》诗劝夫以义。召南大夫当纣乱时，远行从政不遑宁处，妻悯其劳劝为臣义，信厚君子功成方归。

《標有梅》：標有梅〔兮〕其实七兮，求我庶士迨其吉兮。標有梅〔兮〕其实三兮，求我庶士迨其今兮。標有梅〔兮〕顷筐塈之，求我庶士迨其谓之。

《標有梅》歌男女及时，当纣之时俗衰政乱，男女嫁娶多不以时，被文王化得以及时。女子二十有如春盛，求女众士宜及善时，春盛不嫁至夏则衰，蕃育民人不待备礼。

《小星》：嘒彼小星三五在东，肃肃宵征夙夜在公，〔分位有差〕寔命不同。嘒彼小星维参与昴，肃肃宵征抱衾与裯，〔礼数有别〕寔命

不犹。

《小星》以歌夫人惠下，无妒忌行惠及贱妾，得接君子感惠守礼，知其礼命而尽其心。

《江有汜》：江〔则〕有汜归不我以，归不我以其后也悔。江〔则〕有渚归不我与，归不我与其后也处。江〔则〕有沱归不我过，归不我过其啸也歌。

《江有汜》者美媵之德。江汜并流嫡媵俱行，江流渚留嫡媵异心，文王之时江沱之间，有嫡不以其媵备数，媵勤无怨嫡亦悔过。

《野有死麇》：野有死麇白茅包之，有女怀春吉士诱之。林有朴樕野有死鹿，白茅纯束有女如玉。舒而脱脱〔愿以礼来〕，无感我帨无使龙吠。

《野有死麇》恶婚无礼。当纣之世天下大乱，强暴相陵遂成淫风，不由媒妁劫胁成婚，南国之民被文王化，虽当乱世犹恶无礼，贞女坚洁其德如玉，凶荒杀礼犹须诚礼。死鹿之肉白茅纯束，但以礼来女则从之，不得安舒奔走失节，劫胁成婚贞女深恶。

《何彼襁矣》：何彼襁矣唐棣之华，曷不肃雍王姬之车。何彼襁矣华如桃李，平王之孙齐侯之子。其钓维何维丝伊缙，齐侯之子平王之孙。

《何彼襁矣》歌美王姬，下嫁诸侯犹执妇道，能成肃敬雍和之德。以丝为绳方为善钓，以礼为本方为善娶，善道相求礼仪无差。

《驹虞》：彼茁者葭壹发五豝，于嗟驹虞〔仁心感致〕。彼茁者蓬壹发五豝，于嗟驹虞〔至信感致〕。

《周南》《召南》王化之基，《驹虞》之感《鹊巢》之应，夫人均一不失其职，《鹊巢》化行人伦既正，以礼自防听讼决事，朝廷既治天下纯化。庶类蕃殖蒐田以时，王用三驱放失前禽，君射一发而翼五猪，战禽兽命仁心之至。驹虞义兽白虎黑文，不食生物至信德应，仁如驹虞王道以成。

邶风

《柏舟》：泛彼柏舟亦泛其流，耿耿不寐如有隐忧，微我无酒以敖以游。我心匪鉴不可以茹，亦有兄弟不可以据，薄言往诉逢彼之怒。我心匪石不可转也，我心匪席不可卷也，威仪棣棣不可选也。忧悄悄愠于群小，靦黷既多受侮不少，静言思之寤辟有操。日居月诸胡迭而微，心之忧矣如匪浣衣，静言思之不能奋飞。

《柏舟》诗言仁而不遇。卫顷公时君拒贤志，小人专恣仁人见侵，君臣道亏贤臣无遇，善恶外内心度知之，心志坚平拊心慄然，君臣同姓兄弟当依，不忍去位仁厚之至。

《绿衣》：绿兮衣兮绿衣黄里，心之忧矣曷维其已。绿兮衣兮绿衣黄裳，心之忧矣曷维其亡。绿兮丝兮女所治兮，我思古人俾无訖兮。絺兮绤兮凄其以风，我思古人实获我心。

《绿衣》之诗庄姜伤己。诸侯夫人祭服为上，鞠衣展衣祿衣次之，贵贱所服各有礼制，祿衣黄里非礼不正。嬖妾上僭夫人失位，嫡妾礼乱本末颠倒，夫妇失道贵贱紊序，古圣先贤制礼意深，礼定尊卑使人无差。

《燕燕》：燕燕于飞差池其羽，之子于归远送于野，瞻望弗及泣涕如雨。燕燕于飞颉之颃之，之子于归远于将之，瞻望弗及伫立以泣。燕燕于飞下上其音，之子于归远送于南，瞻望弗及实劳我心。仲氏任只其心塞渊，终温且惠淑慎其身，先君之思以勖寡人。

《燕燕》庄姜恻送归妾。陈女戴妫生子名完，庄姜无子以为己子，公薨完立州吁杀之，戴妫大归庄姜送之，戴妫恩信诚实深远，温恭谨慎礼义劝